

ZHONGGUO YUYANXUE

中國語言學

第四輯

北京大學出版社



中国语言学

第四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语言学. 第4辑 / 郭锡良, 鲁国尧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301-17504-0

I. 中… II. ①郭…②鲁… III. 汉语-语言学-丛刊 IV. ①H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30202 号

书 名: 中国语言学 第四辑

著作责任者: 郭锡良 鲁国尧 主编

责任编辑: 白 雪 杜若明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7504-0/H · 260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374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zpup@pup.pku.edu.cn

印 刷 者: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15印张 270千字

2010年7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中国语言学》工作委员会

主 编：郭锡良(北京大学)、鲁国尧(南京大学)

学术委员会：(按音序排列)

曹先擢(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陈新雄(台湾师范大学)
陈章太(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戴庆厦(中央民族大学)
侯精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胡明扬(中国人民大学)
胡壮麟(北京大学)	吉常宏(山东大学)
江蓝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蒋绍愚(北京大学)
李维琦(湖南师范大学)	李行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陆俭明(北京大学)	宁继福(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钱曾怡(山东大学)	裘锡圭(复旦大学)
孙良明(山东师范大学)	唐作藩(北京大学)
王 宁(北京师范大学)	伍铁平(北京师范大学)
邢福义(华中师范大学)	徐思益(新疆大学)
许嘉璐(北京师范大学)	许威汉(上海师范大学)
薛凤生(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曾宪通(中山大学)
詹伯慧(暨南大学)	赵振铎(四川大学)
宗福邦(武汉大学)	

编辑委员会：(按音序排列)

陈保亚(北京大学)	董 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董志翘(南京师范大学)	郭芹纳(陕西师范大学)
黄德宽(安徽大学)	华学诚(北京语言大学)
蒋冀骋(湖南师范大学)	李国英(北京师范大学)
李家浩(北京大学)	李建国(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李小凡(北京大学)	李宇明(国家教育部)
刘晓南(南京大学)	卢烈红(武汉大学)
马重奇(福建师范大学)	潘文国(华东师范大学)
乔全生(山西大学)	邵永海(北京大学)
宋绍年(北京大学)	孙建元(广西师范大学)
孙玉文(北京大学)	唐钰明(中山大学)
汪国胜(华中师范大学)	汪维辉(南京大学)
王韶松(山东出版集团)	吴金华(复旦大学)

杨端志(山东大学)

殷国光(人民大学)

喻遂生(西南大学)

张 猛(北京语言大学)

张振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杨亦鸣(徐州师范大学)

俞理明(四川大学)

曾晓渝(南开大学)

张涌泉(浙江大学)

编辑部主任:宋绍年、孙玉文、邵永海

目 录

孙玉文	谐声系列和上古音	(1)
杨 军	储泰松 今本《释文》引《切韵》《玉篇》考	(24)
李建强	敦煌文献中“佛顶尊胜陀罗尼”藏汉文本对音初探	(33)
聂 娜	《证“〈诗经〉押韵”》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存在的问题	(58)
闫从发	汉语的音步和节奏	(62)
陆俭明	从构式看语块	(67)
大西克也	古汉语“来”类动词词汇使役句和句法使役句的语义差异	(73)
刘子瑜	被动式带补语的历时发展——以“被”字句为例	(90)
陈 丽	马贝加 假设连词“脱”的来源	(104)
姜望琪	从中西对比看汉语的“语法”	(110)
蒋绍愚	读《论语》札记	(121)
王继如	魏晋南北朝习语考辨(二则)	(130)
刘百顺	训诂述疑三则	(140)
曾 良	“愚蠢”的“蠢”字音义演变考	(148)
卢烈红	黄侃学术在武汉大学的传承与发展	(155)
季忠平	关于“渭阳”式典故词的标号问题——二十四史标号研究举隅	(161)
钱曾怡	《汉语官话方言研究》前言	(170)
李小凡	论层次	(178)
汪启明	汉语文献方言学及研究	(196)
【笔谈】		
王 宁	李国英 关于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中调整语言类二级学科的建议 ...	(210)
安徽大学中文系	关于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中调整语言类二级学科的建议 ...	(213)
孙玉文	宋绍年 武汉语言学学科建设研讨会的联合发言	(215)
衍景行	思想的危机与汉语言文字学科	(218)
【转载】		
郭锡良	鲁国尧 一代语言学宗师——为纪念王力先生逝世二十周年而作	(221)
鲁国尧	重温朱德熙先生的教导——为纪念朱德熙先生逝世十周年而作	(225)
《中国语言学》第一、二、三辑篇目索引		(228)

CONTENTS

Sun Yuwen: <i>Xiesheng</i> series and Old Chinese phonology	(1)
Yang Jun and Chu Taisong: On the citation of <i>Qie Yun</i> and <i>Yu Pian</i> in the current version of <i>Jingdian Shi Wen</i>	(24)
Li Jianqiang: A study of one Tibetan-Chinese transliteration on the <i>Usnisa vijaya</i>	(33)
<i>dharani</i>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Nie Na: Some defects in the use of statistical analysis in “Some proofs to the <i>Book of Odes Rhymed</i> ”	(58)
Yan Congfa: About the foot and rhythm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62)
Lu Jianming: Towards the “chun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on”	(67)
Onishi Katsuya: The semantic differences between lexical and syntax causatives	(73)
of the <i>lai</i> -verbs in Ancient Chinese	
Liu Ziyu: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passive structure with complements:	(90)
Exemplified as the <i>bei</i>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language	
Chen Li and Ma Beijia: Chinese etymology of the hypothetical conjunction <i>tuō</i>	(104)
Jiang Wangqi: Towards the <i>yufa</i> (grammar) in Chinese from the contrast	(110)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Jiang Shaoyu: Some reading notes on the <i>Analects of Confucius</i>	(121)
Wang Jiru: Two critical notes on the Chinese phrases in the Wei-Jin and	(130)
North-South Dynasties	
Liu Baishun: Three notes on the doubts in Chinese exegesis	(140)
Zeng Liang: On the phonetic and semantic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148)
<i>chun</i> in “ <i>yuchun</i> ”	
Lu Lichong: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Huang Kan’s systematic	(155)
learning in Wuhan University	
Ji Zhongping: On the punctuation marking of such the words of allusion	(161)
as <i>Weiyang</i> : Some examples from the research of the punctuation marking in <i>Twenty-Four Histories</i>	
Qian Zengyi: Preface to the study on the <i>Mandarin dialects</i>	(170)
Li Xiaofan: On “stratum”	(178)
Wang Qiming: The Chinese philological dialectology and the relevant studies	(196)
【Conversation】	
Wang Ning and Li Guoying: A proposal to the adjustment of the second-grade	(210)

disciplines of Linguistics under the first-grade disciplines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LLD, Key Disciplines to Chinese Philology, Anhui University: (213)

A proposal to the adjustment of the second-grade disciplines of Linguistics under
the first-grade disciplines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un Yuwen and Song Shaonian: A joint statement in the Conference on the (215)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 Disciplines in Wuhan

Kan Jingxi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thought and Chinese philological disciplines (218)

【Reprint】

Guo Xiliang and Lu Guoyao: A great master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21)

In memory of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Death of Prof. Wang Li

Lu Guoyao: A review of the enlightenments from Prof. Zhu Dexi: In (225)

memory of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Death of Prof. Zhu Dexi

Index to the *Chinese Linguistics* (Volumes I-III) (228)

谐声系列和上古音

孙玉文

摘 要 谐声系列有长短之分。谐声系列的长短透露着语音信息。当同一个声母、同一个韵母、同一个声调的字处于同一个谐声系列时，如果（1）这个谐声系列很长；（2）长的谐声系列数量多，那么就可以排除偶合，帮助我们确定由它们较为严格地反映出的造字时的声母、韵母、声调的类别。从谐声系列长短的视角去研究上古的声韵调系统，可以扩大谐声字在语音研究中的作用，使我们更有效地利用谐声字，发现并解决很多上古音的问题。

关键词 主谐字 谐声系列 上古音

壹 谐声系列释名

通过谐声字探讨古代语音系统，是一条有效途径。其观察的视角，至少有四个方面：一，谐声系列；二，谐声层级；三，谐声字出现的时代；四，谐声材料和其他材料的综合运用。从这四个视角看，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丢失了许多珍贵的语音信息，有一些基本的假定不符合谐声系列的基本规律，因此需要对谐声系列和上古音构拟的关系作进一步的深入探讨，以求更科学地揭示上古音的规律。

一个谐声字，其声符称为主谐字，由声符造出的谐声字称为被谐字。例如“胡”是一个谐声字，也是一个被谐字；声符“古”是主谐字。谐声字是分层的：有的主谐字造出的字，不能继续作为主谐字来造字，例如“幾”造出的字有“𪔐、璣、畿、蟻、機”等，它们不能继续作为主谐字来造字，只有一个谐声层级。有的主谐字造出的字，可以继续作为主谐字来造字，例如“古”造出的“胡”又可以作为主谐字，造出“湖、葫、瑚、蝴、餬”等字，这种情况的主谐字有多个谐声层级。无论一个主谐字有多少个谐声层级，都可以归纳为一个谐声系列。像上面所举的“幾、𪔐、璣、畿、蟻、機”等是一个谐声系列，“古、胡、湖、葫、瑚、蝴、餬”等也是一个谐声系列。

谐声系列有长短之分：有的主谐字只造出了一两个字，例如从“巾”声的字只有“抻”；有的主谐字辗转谐声，造出了 100 多个字，例如根据《广韵声系》，从“今”辗转谐声的字，有 150 来个，从“父”辗转谐声的字有 140 来个。谐声系列的长短承载着语音信息，因此根据上古出现的谐声系列的长短以及长谐声系列的多寡承载的信息研究上古音，就显得格外有意义。所谓多寡，是指属于同一谐声系列的系列数的多少。例如，以来母为第一层主谐字的谐声系列有 n 个，则来母有 n 个谐声系列。

本文借助沈兼士先生主编的《广韵声系》，试图探讨谐声系列的长短及长的谐声系列的多寡在上古音研究中的作用，提炼“谐声系列求音类法”。《广韵》基本收录了上古到

中古的汉字，大多是谐声字。《广韵声系》将《广韵》收录的字按谐声偏旁分谐声层级排列，注上《广韵》的反切，抄上《广韵》的释义，对《广韵》的错讹也随加校正，对谐声系列的字数也有统计，很方便使用。《广韵声系》统计字数，是就《广韵》谐声字的字数来统计的，一字有几音，就算几个字。为了方便，本文沿用这种统计。

《广韵声系》收录的字，分别造自远古至中古，无疑反映了远古至中古的语音变化。中古音对上古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我们可以根据继承性的一面，利用《广韵声系》收录的远古到中古的谐声字去研究上古音，应该会有收获。如果谐声系列的规律中出现例外，就特别应该看看出现例外的字为上古所造，还是上古远古已有的；如果是中古始造的字出现例外，在研究上古音时，坚决把它们剔除出去；如果上古已有的字出现例外，就应该从上古音的内部找出例外的原因。

贰 谐声通例和谐声特例、例外谐声

谐声特例跟谐声通例不一样：谐声通例是从谐声系列的读音关系中舍其异而求其同；谐声特例是从谐声系列的读音关系中求其别。

谐声通例，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谐声原则。瑞典学者高本汉自觉地提出了“谐声原则”的概念。人们常常利用《广韵》，先考察同一谐声系列内部的读音关系，进而把同属中古某一声母的不同谐声系列放到一起排比分析，根据不同谐声系列都表现出某种读音行为，得出谐声原则。可见谐声通例是就有相同的语音特征的不同谐声系列来说的。

谐声特例和谐声通例不同，可以下面的例子来说明。从理论上说，泥娘日三声母谐声有以下几种可能：一，三个声母互谐，例如从“如”声的字分属泥娘日。二，任两个声母互谐，例如从“乳、辱”声的字属泥日、从“寧、南”声的字属泥娘、从“女”声的字属娘日。三，各声母内部自谐，例如从“裹、瑙”声的字属泥母、从“闰”声的字属日母，还没有发现娘母自谐的例子。由于“一”是常态，据此可定泥娘日互谐。这是谐声通例。可见谐声通例是从具有相同语音特征的不同谐声系列的总体情况归纳出来的。但是“戎”的谐声系列《广韵声系》有16字，除去5个读心母的，剩下11个，10个是日母，只有1个又读娘母；“壬”的谐声系列有26字，只有1个读泥母，3个读娘母，剩下22个都是日母。这些谐声系列都属谐声特例，都比较长，日母的独立性反映得比较明显，可证日母为一类。“奴”的谐声系列有23字，除去透知各1个，其余21个全是泥娘；“寧”的谐声系列26字，全是泥娘。这些谐声系列也都属谐声特例，也都比较长，泥娘的独立性很明显，可证泥娘为一类。“裹”和“瑙”是泥母自谐，根据谐声特例，可证泥娘母介音有别。

谐声特例跟例外谐声（或称特殊谐声）不同：谐声特例是在符合谐声通例的情形下，寻找更能反映同中之别的谐声个案。例外谐声则既不合乎谐声通例，也不合乎谐声特例。例如，见溪群母经常互谐，这是谐声通例。“𠂔、凡”的谐声系列是见母自谐，“科、启、款、口”的谐声系列是溪母自谐，“桀”的谐声系列是群母自谐，这都是谐声特例。但是“甲”的谐声系列中“箝”读端母，这是例外谐声。它们的区别很清楚。

无论是谐声通例，还是谐声特例的探讨，其目的都是为了捕捉谐声系列中透露出来的语音信息，为古代语音研究服务。谐声通例能得出某些字在造字时代音同音近的关系。例如唇音字帮滂並经常互谐，不常跟鼻音明母互谐，这表明帮滂並之间读音更近，跟明母的

关系较远。事实上，前三者是口辅音，后者是鼻辅音。可见，谐声通例的探讨很有意义，高本汉率先提出“谐声原则”的概念，厥功甚伟。

光研究谐声通例很有缺陷：它忽视了同中之别，会丢失大量的反映古代语音的可贵信息。不同的谐声系列，在造字的时候，对实际读音的反映，有的忠实度高，有的要低，不可一概而论。例如从谐声通例来说，帮滂並常常互谐；从谐声特例来看，有的谐声系列并非互谐，而是独自谐声：从“封”声的字都是帮母，从“菴”声、“伏”声的字都是並母等等都是。可见，谐声特例的探讨同样很有意义，它能揭示哪些谐声系列反映实际读音的忠实度高，能看出在造字时哪些音类自成一类。

谐声通例和特例都说明，尽管同一谐声系列的汉字造于不同的时代，但是在造某一个具体字时，绝大多数谐声系列能保持音同或音近；很多谐声系列，即使各个字语音都发生了变化，变化后的整个谐声系列仍然音同或音近。上古已经出现的谐声系列，绝大多数都合乎谐声通例。在上古韵部方面，段玉裁提出的“同谐声者必同部”是就符合谐声通例的字说的，基本合乎事实。声母方面，高本汉提出“通共说起来，谐声字当中大概有五分之四的字，它们的音的三要素（就是声母、主要元音、韵尾辅音）都是大致跟谐声部分的音相合的”（212页），也有他的根据，基本合乎事实。

多少年来，人们从谐声系列中探讨上古音，特别是上古声母，往往只注意谐声通例，忽视了谐声特例，对反映上古语音的谐声系列的信息捕捉得很不够，利用极为有限的信息去研究上古声母和介音等，不免带来大量的揣测。这对古音研究带来消极影响，因此既需要研究谐声通例，更需要研究谐声特例。

叁 跟历史音变信息无关的例外谐声

谐声系列中，有些字音不合谐声通例，更不合谐声特例。有的字跟它所处的谐声系列并不构成真正的谐声关系，有些字跟人们造被谐字时对主谐字的语音考虑无关。

一、某些字跟其他字并不真正构成谐声关系

《广韵声系》中所列的各谐声系列，其中有些字跟该谐声系列的其它字并不真正构成谐声关系。既然列入该谐声系列中，当然跟整个谐声系列读音不合，形成例外，但这跟音近谐声无关。从谐声系列探讨古代读音，必须注意有些字不合它所处的谐声通例或特例的原因跟语音历史演变现象本身无关。至少有三种情况。

（一）少数地方《广韵声系》把汉字结构分析错了，或者采用了《说文》对字形的错误分析，误把非形声字当作形声字，把从甲形的字误析为从乙形，造成谐声系列中的某些字字音例外。例如，从“岂”声的字分归见溪疑匣，只有“𡗗”为明微，是例外，而从“𡗗”声的字都读明微，个别字读晓母（这是后起的变化）。这里唇鼻音和牙喉音本来分得很清楚，只有一个形声字泯灭了两类的界限。《说文》：“𡗗，妙也。从人，从支，岂省声。”根据古文字学家的研究，“𡗗”本应是从“支”“𡗗”声的一般形声字，《说文》未收“𡗗”字，把它分析错了。

《广韵声系》“平”的谐声系列共24字，声母都是並滂二母，唇音字；韵包括庚耕映青，还有仙韵。这些都符合上古至中古的音变总势，收入仙韵也符合例外音变的条例。只有“秤”字昌孕切，声韵皆不合演变的条例。其实“秤”是个会意字。裘锡圭说：“据《说文》，‘𠂔’为称举之{称}的本字，‘偶’为称扬之{称}的本字，‘稱’为称量之{称}

的本字（从语言角度看，称量、称扬都应该是称举的引申义。‘偁’和‘稱’都应该是表示‘再’字引申义的分化字）。后来‘再’和‘偁’都废而不用，称举、称扬之{称}也都用‘稱’字表示，所以又把‘稱’的‘再’旁改为‘平’旁，分化出‘秤’字来专门表示称量之义。作为衡器名称的{秤}是称量之{称}的变音引申义，本来就用‘称’字表示（《颜氏家训·书证》：‘开皇二年五月，长安民掘得秦时铁称权’）。现在‘秤’字专用来表示这个意义，一般的称量之义仍用‘称’字表示。‘称’的‘再’是音符兼意符（对一般人其实已经成为记号），‘秤’的‘平’旁则是纯意符。”（《文字学概要》，234页）《广韵声系》中，“臺”的谐声字分属阴阳两声，符合谐声原则；只有“孰”及“孰”为主谐字的字是入声屋韵。认为“孰”从昌声，这是靠不住的。“孰”在上古属觉部，“臺”在上古属文部，相差甚远。《说文》𠂔部：“孰，食饪也。从𠂔，昌。《易》曰：熟飪。”这里“孰”只有采用公认的说法，处理为会意字才妥。《广韵声系》中，“舟”的谐声系列只有“廟”读明母。这是因为“廟”过去被认为是形声字，其说来自《说文》。《说文》广部：“廟，尊先祖𡥉也。从广，朝声。庙，古文。”段玉裁认为“廟”是会意字，“庙”是形声字，他作注说：《说文》的“声”字可能是衍文，这倒不必；但是他指出：“古文从‘苗’为形声，小篆从‘广朝’，谓居之与朝廷同尊者，为会意。”又说：“庙”“见《礼记》十七篇。凡十七篇皆作庙，注皆作廟”。他的说法完全可通。

（二）主谐字字形讹变，跟另一个字形体相混，造成谐声系列中的某些字字音例外。例如“佳”为主谐字的谐声系列是一个多层次的谐声系列。从“佳”声的字都是合口，可是“稚”是开口。裘锡圭说，‘稚’本作‘稗’，从禾，犀声。汉代人有时把‘犀’旁简写为𠂔（见汉印），因此讹变为‘稚’。”（《文字学概要》，174页）

“𠂔”为主谐字的谐声系列，根据《广韵声系》，共115字，全是牙喉音，只有“𠂔”《广韵》列有两个读音：一是匹交切：“𠂔，药名”；一是居求切：“𠂔，秦𠂔，药名。又居由切”。这里“居求切”以及其重组“居由切”都合乎谐声通例，但是“匹交切”不合。为什么读“匹交切”？《集韵》给了我们线索，披交切下说：“𠂔𠂔，药艸。或从𠂔。”可以这样来分析：“𠂔”省去“力”，剩下的部分就跟“𠂔”形体相近，于是就跟“𠂔”相混了。再如“勾”为主谐字的有“曷”，“曷”为主谐字的有“葛”，“葛”为主谐字的有“臄”。“臄”是“腊”的俗字，读卢盍切。从“曷”声的字，一般读牙喉音，只有“臄”等四个字读来母，而且韵母收[-p]尾，跟“曷”的谐声系列完全不合。可以这样来解释：因为“葛”经常作主谐字，跟“臄”的主谐字形体相近，于是“臄”就讹作“臄”了。

字形讹变有其规律：往往是一个字形不太常见、笔画比较复杂的偏旁被后人换用为字形比较常见、笔画比原来简单的偏旁。这当然是受文字系统和文字使用的规律制约形成的。

（三）训读字是同义换读，造成谐声系列的某些字字音例外。例如《广韵》中从“里”声的字读影组的只有“莖”和“𦵏”两个字。“𦵏”这里不谈，“莖”有“许竹切”和“丑六切”二读，从“里”声的字读入声者，只有“莖”字，意思是羊蹄菜。《说文》艸部：“莖，艸也。从艸，里声。读若釐。”可见许慎是“读若釐”，《广韵》读“许竹切”和“丑六切”，段玉裁认为是“蓄”字的训读，他注释说：“按：《广韵》‘莖’读‘许竹’‘丑六’切者，因‘莖’‘蓄’同物，而误读‘莖’同‘蓄’也。”《广韵》从“免”声的字都读[m-]，只有“𦵏”可以读帮母。方矩切：“𦵏，《说文》：低头也。《大史卜书》𦵏仰字如此。俯，上同。《汉书》又作𦵏，今音免。”可见，“𦵏”又可以读方矩切。段

玉裁以为“俛”读方矩切是俗读。《说文》页部：“𦣻，低头也。从页，逃省。《大史卜书》𦣻仰字如此。杨雄曰：人面𦣻。俛，𦣻或从人免。”段注：“《匡谬正俗》引及小徐皆作‘俗俯字’，篆体或改作俛，解作从人免，以从免声而读同俯为谐。不知旧读同免。《过秦论》‘俛起阡陌之中’，李善注引《汉书音义》音免，《史记·仓公传》‘不可俛仰’音免，《龟策列传》‘首俛’《索隐》《正义》皆音免，《玄应书》两云‘俛仰，无辨切’，《广韵》‘俛，亡辨切，俯俛也’，《玉篇》人部‘俛，无辨切，俯俛也’，此皆俛之正音。而《表記》‘俛焉日有孳孳’，《释文》音勉；《毛诗》‘黽勉’，李善引皆作僮俛，俛与勉同音，故古假为勉字。古无读俛如俯者也。𦣻音同俛。”

严格地说，上面三种情况中的某个字跟谐声系列的其他字并不真正构成谐声关系。碰到这三种情况的字，应该将它们排除在具体的谐声系列之外。

二、汉字在使用中历史音变之外的原因造成例外谐声

(一) 语流音变造成谐声系列的某些字字音例外。这是由汉字所记录的汉语的语音特殊变化引起的。例如从“告”声的字都不收[-p]尾，只有“浩”一读古沓切，《广韵》合韵古沓切：“浩，浩𡿨，地名。𡿨音门。”这是因为“浩𡿨”的下一个字“𡿨”以双唇音声母打头，“浩”的韵尾(可能是-k)同化为[-p]。再如从“𡿨”声的字都收[-k]尾，只有“𡿨”一读薄胡切，《广韵》模韵薄胡切：“𡿨，县名，在武威。𡿨，音还。”这是因为“𡿨”的下一个字“𡿨”以牙喉音打头，“𡿨”的韵尾异化而丢失了[-k]尾。

这种情况在联绵词中很多。例如从“祭”声的字及其第二层级的主谐字“蔡”和“察”声的字一般都是精组和庄组的字，但是“𡿨”读丑例切，“𡿨”读女黠切(意思是奴人衣)，是例外。后者待考，前者出现在双声联绵词“侏𡿨”中，“侏”是彻母，“𡿨”也是彻母。从“思”声的字都是开口，只有“𡿨”是合口。《广韵》素回切：“𡿨，凤舞。出《楚词》。”这要联系联绵词的前一个字“𡿨”来作解释。《广韵》薄回切：“𡿨，𡿨，凤舞。”这里“𡿨”和“𡿨”都是合口。从“弄”声的字都是-ŋ 收尾的，只有“𡿨”字是-k 收尾。《广韵》卢获切：“𡿨，𡿨，石声。𡿨音廓。”这要联系联绵词的前一个字“𡿨”来作解释。《广韵》苦郭切未收“𡿨”，但是“𡿨”下注“𡿨音廓”，“𡿨”和“𡿨”韵母和声调都相同。

(二) 音近假借造成谐声系列的某些字字音例外。因为语音会发生变化，用字假借的现象一直存在，历代出现的假借字都会根据当时读音的远近来选择用字，这会造成音近假借中某些字跟原来的读音相差较远。例如“谷”的谐声系列，根据《广韵声系》，从上古到中古共 35 字，只有主谐字“谷”又读来母。《广韵》卢谷切：“谷，《汉书·匈奴传》有谷蠡王。蠡音离。”这是用“谷”来记录汉代匈奴的谷蠡王的第一个音节，“谷”的写法比较简单，汉代又有喻四的读音(变为中古的余蜀切)，跟谷蠡王的“谷”读音相近。

(三) 更换谐声字的主谐字造成谐声系列的某些字字音例外。人们使用谐声字，当然是希望笔画和写法越简单越方便就越好，但是有的主谐字笔画相对较多，写法较繁。于是人们就在原字的基础上，更换一个笔画较简单的主谐字或写法较简单的字，这也会造成主谐字和被谐字读音相差甚远。例如从“工”声的字一般都是牙喉音，只有“𡿨”读职容切。《广韵》职容切：“𡿨，举角也。”这个字显然是上古已经出现的“𡿨”字的异体。“𡿨”产生在前，“𡿨”大概是南北朝时新产生的一个字，《汉语大字典》未列书证。推想人们又造出“𡿨”字的原因可能是，“𡿨”比“𡿨”笔画要少一画，二者的声旁“公”和

“工”同音，于是人们就用“工”替换“𩇛”中的“公”，造成从“工”声的字也可读章母。至于“𩇛”为什么从“公”声而读职容切，要作进一步的研究。“𩇛”和“𩇛”是异体字。这两个异体古文字中已经有了。《说文》肉部：“𩇛，血祭肉也。从肉，帥声。𩇛，𩇛或从率。”大概因为“率”在古文字中写法较繁，于是用本来在山母读法上同音的“帥”取代“率”作声符。“帥”和“率”都读山母，“率”还有来母的读法，“帥”的写法比“率”要简单一点，这样，“帥”也作了来母的主谐字。“帅”从“白”得声，无论是“白”还是“帥”的谐声系列，只有这个“𩇛”读来母，形成例外。

以上举例证明：一个谐声系列中的某些字，从它的来源说，跟该谐声系列并不真正构成谐声关系。也就是说，这些字的字音跟它所处的谐声系列的其他字的字音并不真正构成历史音变的关系，在研究谐声系列的时候，应该将这些字剔除出去。下面的讨论，都在排除跟历史音变无关的例外谐声的基础上进行。

肆 被谐字在造字时和主谐字的读音关系

同一谐声系列的字，被谐字和主谐字的读音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个是造字时，一个是用字时。这里先考察具体的被谐字在造字时跟主谐字的读音关系。

一、被谐字在造字时和主谐字读音相同或相近

绝大多数谐声系列，被谐字在造字时和主谐字的读音相同或相近。为什么？假定有一个谐声系列的集合{abcde……}，其中a是主谐字，其他的字是被谐字。最早的被谐字和最晚的被谐字在时间上可以相差几十年、几百年、上千年。要保证{abcde……}任何时代读音相同或相近，必须满足以下的条件：无论先前造出的音同或音近的谐声字语音怎么变化，在新造的谐声字时，它们的读音仍然相同或相近。例如“析淅晰蜥皙”直到今天也还是音同的；“夫”的谐声系列从古到今的音值都发生了变化，但是无论是上古、中古、近代还是现代，“夫”的谐声系列{夫扶芙趺袂扶……}等都能保证音同或音近，所以后造的“肤吠”等能跟整个谐声系列音同或音近。

最早的汉字产生于何时，现在已无确考。有人推测，大概始于原始社会后期。谐声字的产生就更晚了，甲骨文中的谐声字，大概不到总数的十分之一。大量的谐声字产生于周代以后，春秋战国时代的铜器铭文，谐声字上升到十分之四以上；公元100年，许慎著的《说文解字》，谐声字占到十分之八以上。最早的汉字产生的时代距离周初恐怕已有一千多年了，距离《说文》的时代大概有二千几百年。保守地估计，最早的谐声字到《说文》时代，总在一千年以上。由于上古时代距离谐声字的始造时代近，因此绝大多数谐声系列的字读音相同或相近。例如“白柏帛迫伯碧”等在先秦时代相同或相近，到后代就变远了。

这里的分析没有注意到主谐字有异读的情况。在一个成熟的语言系统中，必然有部分词有异读。一种语言，即使没有文字，也会有新旧异读，也会有异方言读音的叠置，因此最早的汉字出现时也必然有部分词有异读。反映到汉字上，这个汉字也必然有异读。我们知道，早期的汉字“兼职”现象多，字的读音跟着词的读音走，当这些词有异读时，这个汉字也必然有异读。如果一个有异读的主谐字用来造被谐字，它的不同读音都可以成为新造字的语音依据。要使这个新造字跟其谐声系列的所有字音同或音近，必须满足以下条件：无论主谐字有多少个读音，这些读音都是相近的。上古时代离造字的时代近，绝大多数异读字的读音相同或相近，因此，无论被谐字采取那个读音造字，也能保证绝大多数谐声系

列读音相同或相近。例如“父”有帮並二读，音值相近，所以先秦时代，“父”的谐声系列均音同或音近。

但是，我们决不能得出结论说：上古时代，同一谐声系列的字必然读音相同或相近。就谐声通例看，谐声字一般是不太管声调的，这里不谈声调。事实上，有相当数目的谐声系列在上古不同韵部，也有相当数目的谐声系列声母的读音相差甚远。下面我们会论证这一点。

二、被谐字在造字时和主谐字读音可以相差甚远

很多人似乎没有认识到这一个规律。高本汉的《高本汉 (Bernhard Karlgren) 的谐声说》中说：“在有一大类的字，差不多占谐声字的大多数，它的主谐字跟被谐字，就说在古音中，也是有相同或相近 (cognate) 的声母辅音、韵中主要元音跟韵尾辅音……通共说起来，谐声字当中大概有五分之四的字，它们的音的三要素（就是声母、主要元音、韵尾辅音）都是大致跟谐声部分的音相合的。”这话基本符合事实。为什么“谐声字的大多数”有这种音同或音近的情况？这显然是因为造字时同一谐声系列的字就音同或音近，用字时变化又不大，能维持音同或音近的格局。

高本汉的话含有这样的意思：有少量的谐声字，大概有五分之一，主谐字和被谐字读音相差较远或甚远。这当然也对。为什么有少量的谐声字读音相差较远或甚远？原因有二：（一）被谐字在造字时和主谐字读音可以相差甚远；（二）被谐字在造字时和主谐字读音相近，后来在用字时读音变得较远或甚远。高本汉只注意到原因（二），忽视了原因（一）。但是（一）在汉语谐声字的造字过程中的确存在。高氏之所以出现这种偏差，是因为在谐声字的研究过程中没有彻底地贯彻科学的历史观和系统观，静止地、片面地看待上古的谐声造字法。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认识这样的规律：一是假定准备造被谐字时，某一个谐声系列的字没有异读，或者虽有异读，而异读之间读音相近；一是假定准备造被谐字时，某一个谐声系列的字有差别甚远的异读。

先从第一个角度来谈。大家都承认，不同的时间和地域都会产生谐声字。这非常正确。但是从这一句话中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一个现成的谐声系列中，某一个字在造字时，同一谐声系列的字不一定相同或相近。这个新造的字能够跟该谐声系列中部分成员读音相同或相近，而跟其他成员读音相差甚远。换句话说，假定有一个谐声系列的集合 {abcde……}，该集合的具体成员后来读音变远了，甚至相差甚远。这时候书面语需要利用该谐声系列中的某一个音同或音近的字造一个新的谐声字 f，假定 acde 读音相近，它们和 b 这时读音差别已经很大了，f 造字时利用 b 的读音来造字，则 f 跟 b 的读音必然相近，而跟 acde 必然相差甚远。这里特别要强调，由于汉字是一个系统，新造的谐声字有可能是仿照主谐字的读音来造字，例如“搯”是仿照“背”的平声读法来造字。也有可能为了书写的方便，新造的谐声字不是仿照主谐字，而是仿照同一谐声系列的其他的被谐字的读音来造字。

我们先举出近现代新造的形声字来说明。例如“牯”是现代新造字。“亡”跟“牯”声母相差甚远，但是“牯牛”的“牯”读 māng，是 m-母。为什么不从“芒”得声？因为“亡”的笔画比“芒”少，而且从“亡”得声的字“芒，忙，𠂔，𠂔”等都读 m-。根据这些字类推，“牯牛”的“牯”也可以从“亡”得声。“疙疸”的“疸”是明清时代的新造字，跟“旦”韵部相差甚远，为什么“疸”从“旦”得声？因为“旦”的笔画比较简

单,而且从“旦”得声的“筴,姐,怛,𢇛,烜”等字都读-dá。根据这些字类推,“疙疸”的“疸”也可以从“旦”得声。“晾衣服”的“晾”是宋元以后造的字,跟“京”的声韵母都相差甚远。为什么“晾”从“京”得声?因为“京”的笔画比较简单,“晾”跟“凉”同源,而且从“京”得声的字“凉,谅,掠,𢇛”等都读 liang。根据这些字类推,“晾衣服”的“晾”自然可以从“京”得声。再如有一个有机化合物的名称叫“貳”。这是现代化学家造的字,读 dài,跟“弋”的读音相差甚远。为什么“貳”从“弋”得声?因为“弋”的笔画比较简单,“代”也从“弋”声,跟“貳”同音,通过偏旁类推,“貳”也可以从“弋”得声。“躺淌”都是明清时代出现的字,从“尚”得声。“尚”在近现代跟“躺淌”读音相差甚远,为什么“躺淌”从“尚”得声?因为“倘趟”等都从“尚”声,那么“躺淌”也可以从“尚”声。

从此可以推出两条规律:(一)当一个已有的谐声系列的字读音变得相差甚远时,主谐字和后造的被谐字读音不一定相同或相近;(二)因为同一谐声系列的字造字有先后,这就意味着谐声系列的各成员会经历历史的变化,所以同一谐声系列的字读音不一定相同相近,新加入的成员只能跟系列中的部分字相同或相近。

以上都是假定主谐字 a 在造被谐字时只有一个读音,或者虽有两个以上的读音,但这两个以上的读音音值相近。现在我们从第二个角度来谈。我们得假定在汉字开始出现以及出现不久时就存在着异读,这是非常合理的假定。异读的产生,跟语词的分化和用字的假借有关。这都造成一字多用,一字多音。据研究,最早的形声字不直接用意符和音符组成,而是通过在假借字上加意符或在表意字上加音符产生的,大部分形声字都从已有的表意字和形声字分化出来。如果这个 a 有两个以上的读音,由它造出被谐字 b。如果造 b 字时, a 的几个读音已经变远,这个新造字 b 只能跟 a 中的一些读音相同或相近,跟另一些读音相远。例如“鬲”很早就有见母和来母两读,读来母的有几个字,读牙喉音的也有“隔,膈”等几个字;可以认定,以“鬲”为主谐字读来母者是根据“鬲”的来母一读造的字,读牙喉音者是根据“鬲”的见母一读造的字。“乐”上古就有来母和疑母的异读,所以从它得声的字,既有读来母的,也有读牙喉音的;“离”上古就有来透二母的异读,所以从它得声的字,有些只读来母,有些读透母,而“離”的谐声系列只读来母;等等。

后一个角度应该特别引起重视:一个字的异读的语音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越来越远,而它有可能在异读的语音变得越来越远以后才作为主谐字来造字,所以即使该谐声系列的第一个被谐字出现的时候,也不能证明主谐字的两个异读读音相近。例如“兒”中古有“汝移”和“五稽”二切,它的谐声系列有娘日一组如“𠵽𠵽𠵽”和牙喉音一组如“𠵽𠵽𠵽𠵽𠵽𠵽𠵽𠵽”,其中“𠵽”和“𠵽”两组都出现,但是用法很不相同,“𠵽”读於佳切,用于联绵词“𠵽𠵽”;读汝移切,用于联绵词“𠵽𠵽”。“𠵽”读五稽切,意思是“不从也”;读妳佳切,意思是“𠵽𠵽兒”。两种不同读音的“𠵽”和“𠵽”没有词源上的关系,可以认为同形字。因此这两组字可以看作是根据“兒”的日母和疑母分别造的字。这一点,由于受了高本汉的影响,持上古汉语有复辅音见解的学者一般都忽视了。

由于上述的两个原因,同一谐声系列中,被谐字在造字时可以跟其中的部分字音同或音近,跟其他的一些字相差甚远;如果某字有语音差别甚远的异读,新造的被谐字可以跟主谐字或其他被谐字的某一个读音相同或相近,跟另外的读音相差甚远。无论如何,原来

的谐声系列中一定有跟这个新造字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或异读。汉字系统的形成远在上古以前，因此上古新造的谐声字在造字时不一定都跟同一谐声系列的字音同或音近。

三、音变构词造成谐声系列的某些谐声字读音差距较大

上面说，语词的分化会形成异读。这就是所谓的音变构词。我们注意到，有的音变构词造成某些原始词和滋生词读音差距较大。为原始词或滋生词分别造谐声字，在造字的时候跟主谐字就有不小的差距，溢出了谐声通例。

例如从“免”声的字都读[m-]，只有“媿”“媿”是芳万切。《广韵》愿韵：“媿，媿息也。一曰：鸟伏乍出。《说文》曰：生子齐均也。或作媿。芳万切。”按：“媿”字《说文》女部已收录：“媿，生子齐均也。从女，从生，免声。（从段玉裁校）读若幡。”段玉裁注：“谓生子多而如一也。玄应书曰：今中国谓蕃息为媿息，音芳万切。周成《难字》云：媿，息也。按依列篆次第求之，则此篆为免身，当云：从女免生。”段玉裁改为会意，根据不足。“媿”显然是分娩的“媿”的滋生词。“媿”《广韵》列了五个读音：一无远切：“媿媿，媚也。”二亡辨切：“媿媿，媚也。”这两读的“媿”跟分娩字无关。三亡运切：“媿，生也。”四无贩切：“媿，《纂文》云：姓也。古万字。”这一读也跟分娩字无关。五芳万切：“媿，《说文》云：免子也。媿疾也。”可以这样处理：从“免”滋生出“媿”，有的方言读成了芳万切，声母也发生了转换，由此词义滋生出“生子齐均”的“媿”。

再如从“爲”声的字一般都不读牙喉音的鼻音，只有“僞”和“譌”读疑母。“譌”可以处理为仿照“僞”而造的字。“僞”是“爲”的滋生词，意思是诈伪。“爲”的意思是作，做，“僞”是人为；从“爲”滋生出“僞”，跟“作”滋生出“诈”是平行的滋生现象。“爲”上古音为*ɣiwa， “僞”上古音为*ŋiwa³，从“爲”滋生出“僞”，不仅声调变了，而且声母也变了。为什么声母也发生变化呢？这是因为从“爲”（平声）滋生出“爲”（去声）在前，如果“僞”也只是改变声调，读音就跟“爲”的另一个读去声的滋生词“爲”混同了。

有的谐声系列尽管分属几等，但是有规律。例如一二等有别，“行”字反映得很清楚。根据《广韵声系》，“行”的谐声系列 19 字，分属中古一二等字，“行”原来是二等字，意思是“道路”；变韵构词，意思是“行列”，读一等。大约仿照二等的“行”造的字是二等，仿照一等“行”造的字是一等。再如一三等有别，“冬”字反映得很清楚。“冬”是一等，它的同源词“终”三等，“冬”的谐声系列 28 字，分属一三等。大约仿照一等的“冬”造的字是一等，仿照三等“冬（终）”造的字是三等。

四、主谐字和被谐字的音读关系与上古音研究

以上所论，就一个具体的谐声字的造字情况来说，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情况：一个是被谐字造字时，主谐字有异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异读的音值相差甚远，利用该字造被谐字时，被谐字必然跟主谐字的另一个读音相差甚远；一个是原来的音近谐声，随着时间的推移，同一谐声系列的字可以相差甚远，利用其中的某些字来造字，必然跟另一些字音值相差甚远。可见，同一谐声系列的各字，在造字时，主谐字和少数被谐字的读音也会有相差较远的情况。

就文字造出来之后的使用情况说，同一谐声系列的字，在运用的过程中，不但会经历语音的历史变化，加大读音的差距；而且还会因音变构词和用字的音近假借等情况，增加